

第一號進步的大救星

# 吾友

每逢 147 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十四日發行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每册售價二角 No. 125 31. 2. 14. 第十四期 第二卷

日美會談尚未終了，東亞戰爭突然爆發，使全世界為之震驚；夏威夷的美國海陸空軍，片時之內損折過半，真耶？夢耶？

### 太平洋大戰爆發時各地實況之追述 (二)

·成·

十二月十五日的美國泰晤士報對此事加以裁判道：「美國海軍已被打得更先淨了。在戰事真正開始之前，而最關重要的一小時之內，美國海軍所受的損失所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更為重大。由夏威夷所傳出的不完全的消息中，可以知道美國海軍是在一個禮拜日清晨的時候，出乎預料的被人所攻擊。很明顯的，美國海軍事先沒有得到絲毫消息，既不知道航空母艦潛向近海駛來，也不知道潛水艦已經佈於夏威夷的週圍。一直等到第一次被炸以後，纔發出警報。當炸彈落下時，珍珠港的軍艦還不會準備作有效的抵抗。」

在阿胡島上，全部陸軍駐防地的士兵還像往日一樣，度着閒散游蕩的禮拜日，停泊珍珠港內的艦艇很多，船上的生活還是像往常一樣悠然自得。誰料日軍的飛機就在這個時候降臨了。華盛頓方面稱道海軍的損失說：「很嚴重。」但是，珍珠港之被炸毀比較船隻的損失更為嚴重。

夏威夷防禦工程之被炸毀究竟嚴重到何種程度，可以從下面所舉的事實看出來：在被炸後的數日內，日本方面雖不能再乘其不備而猝然襲之，但日本空軍對阿胡島的轟炸仍繼續不斷，而飛襲着日本旗幟的戰艦砲擊夏威夷羣島中一部分小島。

#### ◇西部太平洋上，十二月八日破曉

這次太平洋上的戰爭是歷史上第一次橫互在「國際日期線」上的戰爭。所以當夏威夷是十二月七日一個禮拜清晨，而珍珠港變為火窟與一堆炸彈碎屑的時候，在一百八十里度的西方已經是十二月八日(星期一)了。那一日，日本轟炸機群于美國所屬諸小島，如威克島及關島，大施轟炸。在連續不斷的空襲時，日本機群炸了美國掃雷艇平李號。十二月九日，日本陸軍部隊遂在關島登陸，包圍了美國駐軍，在數日之後就完全佔領了關島。阿胡島攻擊後數小時之內，中途島也被一批日本艦隊用砲轟擊。飛機庫及



突入馬尼拉之菲律賓軍之精銳部隊

燃料貯藏所都被破壞了。

#### ◇菲律賓羣島，十二月八日未黎明之前

馬尼刺灣還在黑暗籠罩中，在寂靜的熱帶的夜間，全島似乎被之熟睡着。忽然，空氣中充滿着轟炸機群的聲音，馬尼刺附近的飛機轟，「斯陀與貝哥」及「穆克肯勒」砲擊，卡佛特(以上均在呂宋島)以及峇安島的達佛海軍根據地，都發出爆炸聲，使全島上防禦工程遭到空前的大破壞。第二天，日本軍隊在呂宋島北部的卡布高登陸。到了十二月十日(星期三)，日本軍隊又繼續在亞培利島附近的巴布羅納港登陸。於是，日本大部分軍隊就向馬尼刺開始進攻了。

#### ◇中國重要海港，十二月八日未黎明之前

在漫漫長夜的最後數小時中，人們還在熟睡着。一個禮拜日已經過去，星期一的工工作就要開始了。大約在上午四時二十分鐘的時候，東方還未發亮，上海的住民從夢裏被大砲的響聲所驚醒了。停泊在黃浦江的英國砲艦柏第雷爾號拒絕投降，自行沉沒。美國砲艦威克號上所懸掛的星條旗幟却改換了日本旗了。一個美國水兵從他的情婦家中走回岸邊，在一個灰色的十二月的清晨，下着濛濛的細雨，這個水兵一些也不知道意外事情的發生，糊裏糊塗的走向威克號砲艦。當他看見砲艦上的旗幟已經改換了，憤怒的不知所措。

同日，日本當局向北京東交民巷西面住宅區的人民發出通告，勸告他們立即移出，因為駐守在這部份住宅區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已由日方要求其自動投降，假使他們拒絕這種要求，就不免要火拼了。日本軍的野砲已經佈置在古老的城牆的高處，砲口指向着美國兵營。但是不幸的事情終於沒有發生。到了中午，一輛插着白旗的美國汽車正式向日本當局表示投降。

天津經過情形和北京差不多。  
 這一日，日本軍隊越過了「新領地」的界線向九龍和香港進發，同時，日本轟炸機群開始襲擊香港。到了十二月九日（星期一）香港已完全受到陸空軍的包圍了。苦守香港的英國殘餘軍隊，終於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請降，日軍遂於二十六日進駐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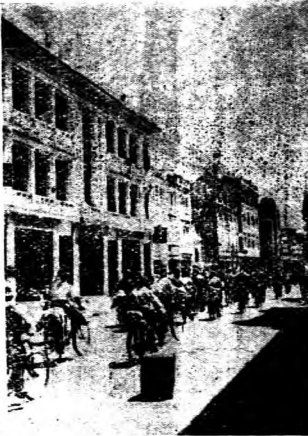
### 印度支那，十二月八日清晨

在印度支那的叢林中，時間的計算是很不精確的。但是在這裏正是星期一的清晨，日本軍隊由「百養坪」(Mouh-Ping)向西進發，並越過了泰義邊境向盤谷前進。其他日本軍隊在盤谷的南方——克利地峽附近——登陸。數小時以後，大約是盤谷時間的上午十時三十分，日本駐泰義大使與泰義首相簽訂友好條約。泰義軍隊奉令停止阻擾日軍前進。於是日軍進佔了盤谷。由緬甸侵入泰義的英軍也被日軍所擊退了。

當日本軍隊由泰義之與戈拉及巴塔尼向馬來半島西北部進發時，陸戰隊復繼續在馬來東岸之科塔巴魯登陸。該地附近之飛機場於十二月九日（星期一）被日軍佔領，新嘉坡與檳榔嶼同時受到第一次空襲。

### 馬來半島近海，十二月十日午

號稱英帝國東方堡壘的馬來半島是英美在東亞的防衛中樞，平時就有充分的準備。英國遠東艦隊乘勢開駛到馬來近海，除了英國素日防備的威爾斯太子號和雷巴爾斯兩艘主力艦外，還有其他小型戰艦。但是英國在馬來空軍實力並不雄厚。英軍企圖切斷在馬來半島進擊之日本軍隊的交通線，所以向北方推進。距離馬來半島最近的科塔巴魯飛機場既為日軍所佔領，英艦隊就無從得到空軍的援助了。當英艦隊於上午九時三十分（新嘉坡時間）被日方發現時，日本海軍航空隊立即出動施以猛炸。英主力艦苦苦應戰，但已被魚雷及炸彈所命中了。下午十二時二十九分，雷巴爾斯號中了三枚魚雷而沉沒了。半小時以後，威爾斯太子號中了十九枚魚雷及無數的炸彈，也沉沒了。這兩艘主力艦損失以後，英國僅餘十三艘主力艦了。



日軍快車自速車隊入進吉隆坡街市

### 戰爭普及到全世界

於是全世界都被戰雲所瀰漫了。英美對日宣戰以後，荷印也隨之參戰了。追隨英國之後而對日本宣戰之自治領，首先為澳大利亞，次為加拿大，南非聯邦，及新西蘭。埃及也與日本斷絕國交。依存英國的歐洲亡命政府如荷蘭，多高爾派也加入戰爭。在美國強力壓迫之下的中美共和國，如科斯達黎加，古巴，薩沙爾維多，海地，巴拿馬，多米尼加共和國，危地馬拉等，都對日本宣戰了，重慶政府也對德義宣戰。但是陷於苦戰的蘇俄，重新聲明與日本訂立的中立條約。阿根廷亦同時表明中立。

經由泰義向馬來進攻的日本與泰義成立協定，泰義允許日軍假道國境，其後兩國更加強合作，成立軍事互助。與東亞戰爭遙相呼應的德義兩國，於十二月十一日由希特勒發表演說，聲明德義對美宣戰，並將三國同盟條約擴張為軍事同盟，並肩踏上勝利之途。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起，全世界都成為戰場了。

# 吾友

第二卷第十四期  
 州一年二月十七日出版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局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 本期要目

新加坡街道上時可過見的東印度人(封面)  
 太平洋大戰(二)  
 美國無線電的廣播陣  
 測驗愛情的新方法  
 閒話中國青年人的毛病  
 時憲書  
 青年人應有的自我觀念  
 怎樣消遣寒假  
 病牀逸話  
 騙外行(兩分鐘小說)  
 媽媽與房客  
 地獄巡禮記  
 海濱的獲得(中篇創作)  
 卜爾多(中篇連載)



### 美國無線電的廣播陣

· 水市 ·

妮妮之音伴着虛偽的宣傳，即使厭

惡，到底是滲入「國策」的巧妙方法。

關於宣傳戰，如果新聞是紙的爆彈，那麼無線電就是聲的速射砲。當十次大戰的時候，作夢也沒想到這種可惡的新銳武器。現在世界各國，交戰國固不用說就是中立國也爭先利用着。美國無論在其歷史上都顯出人頭地。廣播事業亦不例外，尤其對外放送，更為注視。拿越有餘的財力，物力，傾注全力鑄造着大規模強力的電波的火花，散佈在七大洋中。就是最近向東亞的放送也明示着有用強烈馬力的情勢。

於上年十月中旬阿廣播局(呼號K.S.F.E.)，在聖佛蘭西斯哥開始建設，不但在資材技術費用各方面孤注全力，並且說在一個月之內完成浩大的工程，實在是意旺氣盛的事情，如果完成時計劃每天以六波長實行二十個小時的廣播，這種龐大的宣傳力，到底不容輕忽的。除聖佛蘭西斯哥之外在貝路馬得也有五十基羅瓦特的短波廣播局，專辦理向東亞的放送，以中國，澳洲，新嘉坡，荷印，法印，泰國等為目標，所謂擔當着ABC D包圍陣的電波實行着有力的活動，英語之外最近又加添荷蘭語和法語的時間，其意是在攪亂荷印法印的人心，也是不可忽視的事，同時又增加了英語廣播的次數，十五分鐘的新聞廣播九次，三十分鐘的新聞廣播一次，合併起來一日有二小時十五分鐘的世界的最新新聞傳送到太平洋沿岸諸國的耳中。跳舞，音樂的娛樂時間顯著

的減少了，忽然增加起來新聞廣播，英國關於東亞有怎樣的意圖當然不難察出來。日本向美國的廣播每日只兩次，並且每次還不到十分鐘，相形之下，不堪言喻。由在聖佛蘭西斯哥建設新局之事看來，美國向東亞廣播的關心和期待是越發的使其強化吧！此外美國電波戰的前進基地在菲律賓有NBC系的KZRH, KZBN, KZBI, KZDN四個電台，在這舉行着中國語，泰國語，並有日本語的放送。以前在上海又有與NBC局提携的X M H A廣播電台，也是個有力的宣傳機關，現在是歸於消滅了。

新聞戰當然是以快為勝，多少與事實相背的事情一旦入於耳中，即刻就會改正過來，這最初的印象，是很不容易消失的！巧妙的抓住了收聽者心理的美國利用着「速報」的武器無線電發揮其最大的效力，散佈着與本國有利的新聞，招攬人心。聖佛蘭西斯哥，馬尼拉，上海這三個地方也是美國東方政策的「張嘴」之處。

美國的放送事業也以民主政治國家的立場，全讓與民間私自經營，在美國以不收聽取費專靠廣告費的收入，這樣營利公司的廣播局佔多數。其次是報社，大學，醫院等經營的。營利公司以NBC (Nation 廣播公司) CBS (Columbia 廣播公司) MBS (Mutual 廣播公司) 為主。在合

業國內主要的都市中都擁有直系的廣播局，總數達至八一四局。NBC, CBS, 兩局在倫敦，柏林，莫斯科，安哥拉，馬尼拉等世界的重要都市中設置常期的專屬報告員 (Correspondent)，每天實行當地廣播，就在各國國內也可收聽到。原來美國對外廣播實施的歷史並不遠。在一九三六年的哈瓦那汎美會議時，我們尚且像在夢中。然而由歐洲不知甚麼時候奔出來加大馬力的廣播，傳送到西半球的美洲，這才很迅速的惹起了美國人的注意。

前年勃發的歐洲大戰顯著的使美國成功對對外放送期間的躍進，現在全美對向歐洲，對向南美，對向東亞的放送局計算有十四局，傾注全力工作的仍在南美的CBS廣播局在今夏社長親臨陣頭與拉丁美洲二十國的放送局六十多處結成團體，加強對外廣播，自社的放送仍舊如前同樣的中繼着。

一聽到美國的對外廣播，收聽者無意識中對美國像生出讚賞的樣子，因為這樣，收聽者務須注意，雖然是民營着的廣播局，也不斷的依隨着政府底指導工作着。全美的廣播電台大多是在FCC (聯邦通信委員會) 統轄之下的，FCC 鑑于宣傳力利器無線電的重要性，設置了三十名社員，不斷的和政府連絡着。威廉，多爾安主宰着大總統直轄的反駁宣傳事務所，在華盛頓祇要命令一下，從東部，西部的各電塔交織着「國策」的電波，五花八樣的波長向着全世界一齊放射出來。這樣卑鄙方式的宣傳仍舊看不出露骨，因為多處利用了美國國民愉快的氣勢，例如，每星期一六由三點半起始的「聲音的信」。呼喚着被派遣在東亞的海陸軍隊的名字，其戀人，媽媽等站在擴音器前，播送着依戀的聲音，激動的言語，有時縷縷之情也寄託在電波之上。更充份利用了無線電的特質，實行無線電的會談，報告員也利用有名望的軍人啦！實業家啦！彼此對話。每天每三十

(5)

舟楫就舉行實況：廣播一次，主要的活寫着產業力動員的狀況，另一方面鼓舞着國民，並且亦不憚忘于海外的廣播。此外，稱為世界音樂家的特斯基尼尼，斯特卡斯基等皆專屬於廣播公司，使愛好者聽到所渴望的名曲。有名聲的女明星，

### 石油之成因

「一滴油，一滴血」，也來談一談石油的成因，

在煤烟籠罩全世界的今日，石油變成了世界上的寵兒，沒有了石油，飛機戰艦，坦克車等等便要失去了它們的戰鬥能力，所以現在有了「一滴油，一滴血」的口號。現在為迎合時好起見，也來談一談石油的成因。

石油的成因有三大派學說：即「天體分泌說」、「無機成因說」及「有機成因說」三種，據多數學者的研究，確認了有機成因說。現在分別介紹如下：

(一)有機成因說：此說大意謂石油為古代生物之遺骸，經地內之熱與壓力蒸餾而成。科學家曾作實驗證明，即以植物油、脂肪，或魚與松木之混合物各施蒸餾均能發生與石油成分相似之氫化合物。本說有二點可確證之：(1)重要油田皆產於水成岩中，而此層又能證為富於生物之沉積，如美國加利福尼亞省之油田之含油層常與富於藻類及多孔蟲化石之頁岩相接，且藻類及多孔蟲實為造油之原料。(2)將石油置顯微鏡下觀之具旋轉偏光面之特性，而由動物植物脂肪中所分出之Cholesterol, Phytosterol中亦具同樣之光性。此說又可分為動物植物二類：  
(甲)動物成因說：謂石油係自魚類、蚌、蚌等海生動物之肉體經地內高熱及壓力蒸餾而成，但此說多有人反對，例如動物含磷極多而變成石油後此質則甚微。又如海洋中生物繁多，弱肉強食，死後其肉體少有埋沒於砂土之中者，安能得大量之石油。

戲曲家，運動名手等也拖了來，唱着祖國的名曲和讚揚的演說，滲透拾音器內，愛好者聽到這樣聲音，即使厭惡，但到底是裝入「國策」的一種巧妙方法。

真羊

(二)無機成因說：此說化學家主之最大力量，大意謂石油為無機物質經化學變化而成，詳分之又可分為二派：  
(甲)碳化物成因說：根據碳化物造水能發生石油主要成分之一——乙炔(C<sub>2</sub>H<sub>2</sub>)所以假設地殼內有多量之碳化物流水，循地面裂縫而入，起化學作用，生乙炔再經壓力成熱而變為石油。又一九

(乙)植物成因說：又可分為三類：1.海草：就成分上說海草富於碳，但石油中則無之，故無成分上之關係。2.陸生植物：即主張石油與煤礦為異物而同源，即均為陸生植物，但經過之地質歷史極不一律，溫度，壓力亦不同，故二者性質大異，然事實上含油地亦有含煤者如我國之陝西即是。3.砂藻：砂藻為海水中之植物，常能造成巨厚之岩層，美國加利福尼亞省油田，大部分係由砂藻變成。  
此外又有人主張動物植物兩可說，故有時同一油層動物植物道路，均頗顯明。

○九年美國拍刺氏發現油田之分有似與地之磁折範圍略有關係。即為地下有碳化物之證明！因鐵具磁性是以影響磁針之方向也。但此說多為地質學家之所反對。  
(二)火山成因說：本說之根據有二：1.火山所噴出之氣體中含有氫化合物少許。2.世界油田之分有與火山區域略成平行。但此說不能成立之原因則為現代油田幾盡產於水成岩中其產於火成岩中者多係自附近水成岩遷移而來，或火成岩之氫化合物經熱之蒸餾而成，與火山作用無關。  
(三)天體分泌說：本說謂地球凝結之初本有石油，今日油田即其遺跡因在隕石中曾發現微量之氫化合物(因石油之主要成分為氫化合物)故有人主張此說，但是以現代油井產油之多油井分布之廣即可證此說之無稽。  
綜觀以上諸說，以有機成因說較確，即古代生物遺骸，經熱及高壓之蒸餾，積年累月變化而成者。

**秀鶴圖書館** 地址王府井大街一二八號 電話(五)一三四二號

專售西洋最新書籍雜誌備辦高等文具



**新到**

**真派克牌真空自來水筆**

特大號、頭、二、三號各色俱全

貨美價廉





### 測 驗 愛 情 的 新 方 法

#### 究竟他愛誰？而她們又究竟誰真愛他？

S女士向W先生說道：「我見你這樣的感戴待我，却不信你對我有任何真誠的愛情，恐怕你的心不在我，而在那位比我年輕的姑娘罷。」W先生究竟愛不愛她，便是個耐人思索的問題了。

K博士早年娶了一位夫人，回國後，又和一位西洋畢業的女醫生結了婚。舊的夫人說，她的丈夫對她是真心的愛，所以在今天還不忍向他提出離婚的要求。新

結婚的，比不得從前因「父母之命」而娶的那位舊夫人，可以任她丈夫處置，自己不敢怎樣的。K博士對於他先後娶的兩位夫人，究竟愛誰？而她們又究竟誰真愛他？這更是一件不易解決的問題了。

普天下類如此的問題，正不知多少，只因爲「耐人思索」一解答不易」的緣故，便引起了這麼許多的社會問題，家庭問題，法律問題，以及一切的人生問題——在那裏纏擾不清着。爲了這區區愛情的謎，遂使許多男女們失戀的失戀，自殺的自殺，因此起了多少的悲劇，造成了多少罪惡，難說盲目的人類，情願自討苦吃，然愛情之不易測知，足以貽害人羣。於此亦大可懸足突，這個問題一天不能解決，莫說上面所說的S女士W先生和K博士等，心中忐忑不安，即普天的

男女們也同樣受着不安的影響。這種「神祕而不可捉摸的愛情」居然有方法可以測驗了。測驗人，是詩人嗎，不是，是小說家嗎，也不是；乃是一種研究人類的行爲的科學家。

心理學家史密斯(W. W. Smith)在他所著

情緒測驗(Measurement of emotion)一書中，曾經告訴我們，情緒亦可以測驗的。其方法是用一個電表，上面刻明左右距離的度數。(例如五分一寸至二寸……等)另備一實驗器，貫以一線，右端插入電表，表上有一短針，一經開動後，即可在刻明距離的度數間，像鋼筆一樣，自由的畫着，動搖不止，即所畫的線愈長。左端則由被試驗者握在右手掌中。當被試驗者耐心的坐在椅中，以左手輕輕的放在椅邊的時候，試驗者即用官能的刺激法，口說一字或二字，例如「悲」、「死」或「快樂」等等，使其聽了，發生一種反應的。譬如剛受愛子之痛的慈母，作被試驗者的地位，試驗者，說「死」字或「好兒子」三字，給她一個刺激，她必然心跳較速。甚至肌肉顫動，面色失常。在這樣的狀態之下，被試驗者的情緒，表現得十分深刻，可以在電表上的短針所畫的長線爲證。因爲那時候的慈母，既然心跳較速，神經錯異，則以右手顫動的程增加之故，自然連帶的使那電表上的短針運動的程度隨之增加，而畫成一距離較長的線了。悲哀的情緒就可以表現得非常明顯。其他各種情緒，自然也可以

### 大戰中談談與

### 軍事有關的第六感覺

戰事從大西洋擴張到太平洋，大局是一天天的更加複雜微妙，戰術突飛猛進，第五部隊之外又有第六部隊；隨人們視，聽，嗅，味，觸的五

同樣的表顯着，這是毫無疑義的了。

美國海森博士(Dr. J. L. Hanson)曾以情緒測驗的方法，用來測驗許多適合結婚年齡的青年女子，他十六個不同的字如「愛情」、「接吻」、「怨恨」、「舞蹈」、「打球」、「離婚」等等，用來提醒被試驗者的注意，看對於每個刺激，發生何種程度的反應。在這十六個刺激之中，最能引起女子的情緒者，要算「愛情」二字，次之爲「接吻」，最不能引起女子的情緒者，爲「離婚」，次之爲「病」。於此可見女子之適當結婚的時期者，心理上最能觸情感的，便是「愛情」一詞。至於「接吻」不過附屬於愛情，實不能謂爲單獨的情緒刺激，至於「離婚」沒有結婚的人，當然對於離婚不覺得怎樣；並且婚姻進行順利的人，心裏上充滿了「愉快」和「希望」等情緒，那裏會感到「離婚」的需要。

海森博士能夠測驗女子的情緒(已婚的和未婚的)，男子的心理自然也可用同一的方法來試探。

所以我聽見了那位心理學家發見了情緒測驗法，心中覺得非常高興，普天下人所視爲耐人思索不易解決的試探愛情的問題，從此有解決的可能了。假如那位心理學家所發明的方法，果真不錯，所測驗的結果，果真精確無比，那麼，不但S女士，W先生以及K博士等，心中所懸而未決的問題，就可輕輕解決，就是讀者諸君自身關於戀愛、婚姻，甚至所謂三角戀愛爭風吃醋的種種問題也不難加以解決，這真是何等痛快的事啊！

一種感覺已不足以應付目前過分紛亂的事態，勢須有一種新的萬能的感覺，纔能趨吉避凶處置萬全，這就是我所要談的五種感覺之外的第六感覺。

什麼是第六感覺？心理學家布期 (William Brown) 說：「遠隔知覺(即第六感覺)是心的一種能力：是一個心，於普通感覺媒介外，傳達影響於別一個心的能力。」第六感覺有一個專門術語：「Telepathy，因譯名未統一，故有「第六感覺」、「遠隔知覺」、「遠方知覺」、「思想傳達」、「透視」、「千里眼」、「天眼通」等譯名，我們由這些不同的譯名中不難體會些第六感覺的意義。

在動物中第六感覺最著名的例子是：俄國狼能於三十俄里之外感覺有人，並且能預知來人是否有必要危害牠，如來人有心要危害牠，牠就在人們尚未能看見牠的時候飛馳逃遁了，如來人無心危害牠，牠是從牠面前經過，牠也並不迴避。狼既然有第六感覺，難道高據萬物之靈的寶座的人類反而沒有嗎？有！每個人都有潛伏著的第六感覺，不過須在特殊的情形下方能顯明，平時多微而不顯。

有極少數的人不需要特殊方法，在平常的狀態就有顯著的第六感覺。前見報載某國有一個五歲的女孩生具第六感覺的異秉，能預知她的學校

失火，因之很惹起一般研究第六感覺的學者們的注意。

還有一個用人工方法而成功的奇妙的現象：有一個催眠術家，在一個特定的地點為一老者催眠，使老者在催眠中招他向家中的孫女給他送一本書來，過了一會老者的孫女果然拿著老者在催眠中所要的书來了，這時老者已從催眠狀態中醒覺，就問她是幹什麼來的，她說她是奉祖父之命來送書的，可是她事先並不知道老者在什麼地方。這個例子非常著名，在各種催眠書籍中都可見到。

第六感覺在催眠狀態中顯示作用的例證，多得不能枚舉，有時且可獲得極可驚異的結果。筆者曾試驗過使被術者在催眠狀態中能聽見極遠極細普通人絕對聽不見的話聲，能悉聽不誤；並曾使一個被術者隔着兩層牆壁查看極遠的前屋的人數，也能正確無誤。

第六感覺在催眠狀態中的奇妙現象有如下述：  
 (1) 能知道過去的事，且能預言未來的事；  
 (2) 能見到普通目力見不到的東西；  
 (3) 對於難

於診斷的病症能探知其原因，並說出治療的方法；  
 (4) 能為病人開藥方等。

其他如在深度催眠狀態中，能使盲人的觸覺銳敏，能看書，又能使被術者的心臟部代替眼睛讀書，或代替耳朵聽聲音，或用鼻子讀書等，並可應用於軍事和偵探上。由此更可知這瞎子能用觸覺，聽覺，嗅覺等代替視覺，用指頭能感覺光色和布匹的顏色，聽見地黃牛在地上旋轉的聲音，能逐直取在手裏而沒有錯誤等奇妙的現象和第六感覺不無關係，更可推知人身尚含有許多未發現的潛伏能力。

我們可以見到許多第六感覺的驚奇的例證，但我們也可以見到更多相反的事實。如在催眠狀態被術者可以見到他的太太正在家裏給他寫信，並能把信給讀出來，但實際不過是被術者事先的想像或祈望和其暗示相糾纏隨機而起的幻象。

當你極希望第六感覺來的時候，牠却不能常常發生，人力尚不能完全操縱牠。因此大多數人否認有第六感覺的存在。

田力性賀爾蒙製劑

# 賀爾賜保命

## 強精固本 男子性神經補劑

少壯動物學丸煉製，質料新鮮濃厚，定價最為低廉，主治性神經衰弱，未老早衰等症，功效靈驗補力偉大。



上海亞新藥廠製  
 均場藥

新亞藥廠華北辦事處：

北京：天津：英界三十九號  
 湖南：十六號

青島：天津路  
 濟南：經四路  
 德安里十一號

### 閒話中國青年人的毛病

· 質演 ·

中國人的特長是「愚」，「謙」二字，由於這兩個字，總可以知道我們中國人的特性了！只能作非非想，而不能腳踏實地的去作，只能作無聊的瞎白話，不能作任何的實事，我說的這話，未免也許有點武斷，但大部分總是的！

「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雖然僅僅的十四個字，但是害人真不淺啊！試問我們中國人，有幾個不如此？所以都形成擁私棄公的弊病。本來中國人處世的態度，大多數都是馬虎的！差不多都有這個心理——白紙寫黑字，去掉了不容易的，那麼用鉛筆吧！

再談我國最大的毛病，就是吃飯的人多，流汗的人少，所以中國人才不能離開這個「窮」字。大概這也是國家窮的一個原因吧！如果都以無錢非貧，無業為貧」的心理去作，不但可以家富戶裕，恐怕國家也許由此可以強盛起來吧！事實上誰如此？——貧官——裝裝私囊，學生——進進密司。

誰都會說個天花亂墜，認真不算。就按學生們來說吧！在小學的時候，都說：「我長大後，非留學不可，留學回來，好救中國」。到了中學的時代；知識的增加，性的發育，本來正是一日千里的時候，相信他們對於知識增加的這一條馬虎的多，當然不能一概而論。所求的就是「密司」王比密司劃漂亮得多！到了大學時代，完全不是那回事了。他們所想的更進一步了：「這個年頭，只有作官是最適宜的職業」。說實在的，都是空談虛論。學生的心理，可以說和疏通河流是一樣的！因為治理一個河，非堵即導，總免不了這兩個辦法，除此可以沒有什麼完善的辦法，事實上不僅是學生如此，恐怕凡人皆如此。

還有一般青年們，談愛情，談戀愛，究竟這些是什麼東西，我也有點莫明其妙。好在還知道一點：戀愛一國一個辦法，在外國人戀愛的條件是：「演說，跳舞，新韻帶。在我國則是：「金錢，地位，小白臉」。再談愛情是什麼「種」東西，愛情不過只是一個燦爛的幻景，牠可以使我們的冷硬的生活錢上一層光亮的黃金——直到世界上都變成燦爛而光明的！

### 時憲書

· 陳東卓 ·

一到年關迫近的時候，街裏便傳來賣時憲書的聲音。由於舊俗沿襲過久，每年聽到這種嗚嗚「大本皇(黃)曆」時，不由便照例購置一冊置諸案頭；雖然在它底封皮上會漸漸被灰塵積滿，終年來之高閣而不寓目，但若不買一本，在心目中總覺得缺少着什麼。因為我自幼生長於「時憲書尊崇」的家庭內，父親是位儒學者兼通星相占卜之術的，常常有親朋鄉黨來煩他合婚擇日，於是，他便把時憲書翻了又翻，屈指預數着禍福，休咎示人以趨避，直到現在還是如此。我幼時最切認識的三個字就是「時憲書」；我底一個弟弟在

五歲時便會熟誦時憲書裏的一部分歌訣。時憲書的妙用真是無窮。在鄉間耕種收穫固然賴節氣遲早的指示，就是建築房屋，會親訪友，甚至求醫療病，沐浴衣冠，亦唯時憲書是賴。所以一部薄薄的冊子在民間却佔了絕對優勢。可左右人民思想，又可約束人民生活，頗像聖經的威嚴神聖，但較那些徒具形骸，必由人有意識操縱發生效力的東西又截然不同。人們只知道生活裏需要時憲書，愛時憲書，尊崇時憲書；沒有了它便吃不成飯，住不了房，穿不了衣，行不了路，動靜都拿它作為生活的規範，難怪每聽到

街頭叫賣聲，便飛奔出去搶先購買呢！可惜沒人做這項統計，不然，時憲書每年印銷冊數在世界出版界恐怕要造成很可觀的數字吧！

若有人詢問我時憲書究竟是怎樣的書呢？我就簡單而確切地回答：是「中國人的日用百科全書」！因為它底內容是陰陽五行，九宮八卦，金錢課，馬前課，招魂錄，法病書，六十花甲子，周公解夢圖，以及婚喪嫁娶，神仙方位等等，正代表着中國國民的思想和生活的需要。記得有人說過我國國民的中心思想是受儒家影響，其實未必盡然，單就人民不可須臾或離時憲書的情形看來，則很顯然地可以看出所謂「國民思想」仍不過被拘滯於中古時陰陽五行和神仙災異的迷信色彩裏而已。尤其是長年居住在鄉村的農民，耳聞目染依舊是極簡單質樸的事物，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看完憲書中二十四個節序便可得個大概的指示。歷代相沿是一樣的耕種法，是一位農具，生活沒有變化，環境沒有變化，一切都只有保守，一切都毫無進步。清明後撒種，白露前收割，是憲書的明文，祖宗的成法；訂婚要查查男女雙方的生辰八字，合合婚姻的等級；結婚時更須謹慎地選擇吉日，詳細地推算生剋禁忌；病了，便翻憲書找符錄，燒黃白紙錢；建造房舍更要注意上樓破土的吉凶……大有一本憲書可治天下之概！——似乎令人好笑，不解，其實又何怪呢，他們只知道時憲書是他們唯一的需要，所以才愛它，尊崇它，一切完全是真摯純潔的。

我們萬不要以為年終在街上售憲書是無關緊要的事，其實，那正像徵着國民思想和生活是進取的即是落後的！

假如認為時憲書上的一知識是有益的，便該竭力去提倡；是有害的，便該念設法改良。若承認時憲書在大家教育上有相當力量，它也不應當被「審訂」一下嗎？

「總之，時憲書與國民生活關係密切這一點，確是事實。」每當我想到或看到它的時候，便會這樣低聲自語着。



### 也譚租閱小說

·英子萬·

前幾期談到飲草君大作，不禁與有感焉。  
大凡常進市場和商場的朋友們，總可以在書攤上見到一個紙招牌寫着：「租閱小說」四個字。從表面看來，這的確是文化的一種好現象。然而在道物質文明、人類退化的年頭兒，有好些事都是意料所不及的。比如現在發生的刀傷二子及雙命案，在以往的幾年，是不會見到的。所謂：「人慾橫流，道德淪落」。

聰明莫過於商人，他們的腦汁總比常人多個幾斤幾兩。他們會迎合顧主們的心理，他們會應可是現在仍然不斷看見妖嬈的女人同着男人挽着手兒，邁進澡堂的單間房裏去。當局雖是三令五申，嚴懲不貸，怎奈他們陽奉陰違依舊我行我素，視法如兒戲。

租售淫書淫畫，不特當局負責禁止，即吾輩亦應潔身自愛裹足不前。據牧草君文中所言，竟有青年男女學生，租閱此等書籍不懂出租人之大膽無為，而租閱者亦為大膽之色情狂一流也，我為文化城一哭！

此等小說大都來自上海。裝璜美麗，書質亦昂。其名為「熱情小說」，實則變性性史。此輩作家亦即以描寫兩性間生活，肉香四溢，所謂：「禮拜六派」，羣無聊文人。有人說：他們的筆底下，離開男女的關係，是不能吃飽飯的。

據筆者所知，現在租售的所謂「熱情小說」的名目，計：「春水情波」、「春華露濺」、「小樓春曉」、「摩登姑娘」、「海上奇女子」、「藍衣女上外傳」、「野花香」、「花落誰家」、「狗男女」、「舊京野史」、「嗚呼叫姑娘」、「露瀟湘丹閣」……等等，不勝枚舉。

這輩專指描寫：「那個」吃飯的作家，像：捉刀人，川舍郎，桑日華，金小春，王大可，曾水

手……幾位，啓發畸形思想，增進性常識，多少對一部分人有所建樹的。可是那究屬是在洋場十里的上海。北京怎麼好，它總是歷代文化中心的所在。年頭兒雖是不怎麼強，洋麵實那麼些錢一袋子的，不過我們還要為將來的打算呢？我很希望書店的老闆，以及遠在三千里以外的「禮拜六派」的作家們，應該明白中國現實的立場，改變作風

### 「個人」與「社會」

雙羊

「向社會學習」吧，「靠課內的東西求「生活」是不夠的」這種話在學生們的嘴裏總說，是多值得注意！這是好現象，我記得有人說過這樣的話：「當一件事發生，你很忠實的告訴你的朋友說：『問題』時，你會得到細微的效果，他（你的朋友）自己感覺是個『問題』時，那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由這種話可以明瞭「自覺」的重要，現在「人」的中堅份子，社會未來的主人翁——中學生——說出這種使人震驚的良心話，是很可以大事鋪張的談一下的。（雖然我很簡單的談。）

「學校教育」不是「教育」全部，受過「學校教育」未必就是達到「教育」的最高點。這種論調，已經被人認識了。「人」自呱呱墜地，就開始學習，漸漸長大，會說話，懂得喜怒，招呼。全是根據他根本有的技能與家中人和別人交往而來。這假使稍為明白的調查的話，一定不會否認的。這是我相信也不是在學校裏學的話！由此可見「教育」是包孕「學校」的。譬如：你拿着錢去看電影，看後排比看前排好——近視眼例外——這些學

寫點啓發民智。增進學識的東西來，讓我們仰瞻仰瞻！像什麼？「大眼分開剪式」的描寫，可以東講高閣，保存起來吧。  
言通則止，希望當局能於最近期間將以上所說之書籍，予以蠲滅的檢閱，務使其歛跡，不再接觸我們的眼前，青年男女，幸甚！幸甚！

校不也沒有明令嗎？此外假使你交上女朋友會談容，會寫纏綿的情書，會低聲下氣的請求，這不也是離開學校學的呢？這還用得着學校提示嗎？所以不僅是在學校要「學習」就是邁出了校門也是「學」，「學校」是「小社會」，你在你同學心中佔着地位嗎？不惹他們嫌嗎？這點重要的事，書本上也許沒有吧！走出了「小社會」踏到「大社會」，那更複雜了，比你現在頭痛的「數學」要複雜得多。你不能盲目的走，你應當學習怎樣在「大社會」裏處得安然。學校裏短短的數年的功夫讀得幾本書，你拿這幾本書的東西來應付冗長的一生，够不够呢？朋友們！不可輕視了「社會」與「你本身」的關係啊！念書最大的目的是在「已立立人，已建達人」，最先要解決的是「吃飯問題」你有了飽飯吃，才能「達人」立人，自己生活無若，縱然「立人，達人」也不成功呀，所以我說先要解決的是「吃飯」，做大事也是為吃飯，做苦力也是為吃飯，我們所謂讀書人就是自己要去吃飯；使別人也要吃到飯，而不是叫你念好書去做什麼長去呼喚喚奴朋友！明白嗎？

# 在人生的過程中： 我們要有靈魂做指導，個性做表現； 盡己之力，任己之務，做歷史社會的人。 二青年應有的自我觀念

· 申非 ·

生命的流，到現時代，已由微細的小泉，匯為雄渾的巨川了。宏川巨流中，一粒水滴的我們，雖是極渺小與平庸，但那無限的偉大却也是包容於於這樣渺小的水滴中。

我們由這一粒水滴中看穿了整個的宇宙，整個的社會；同時也要由整個的宇宙，整個的社會中，看清了自我的地位，職責，以及構成自我的諸因子。這樣，我們才能在洪流巨流中，順勢地生活下去，才能為這生命之流增加一滴生力。

再換句話來說，我們要在歷史的——縱的，社會的——橫的，自我的——獨立的，諸立場，來認識自我；持有這樣建設起來的觀念的人，才是生命之流中一粒動的水珠，才是生命之流中不作於羣體的前進的生命。

基於這樣觀點，我們對於自我應有下列三種認識：

一，歷史的自我 自我們出生直到今天，雖是短短的十幾年，或二十幾年，但，這一個短促的歷程，便是四千餘年的縮影。有生的第一天，我們甚至於不能與原始人相比，然而，今天的我們却非古代的先輩所能相比。原因呢？今天的我們，雖然短短的十幾個或二十幾個生年，但，在這歷程中，四千餘年祖先的經驗，已滲入我們的生命中了，我們已是歷史的人，也就是歷史繼承今天的代表人。因此，我們應當承認，我們的思想，觀念，無一不是歷史所決定的，歷史所遺傳的。

當然，我們也當盡心盡力，傳給後代以新發的種子。這是歷史給我們的任務。

我們在「歷史的自我」這一個觀念上做人，應有「內向」與「外向」兩種發展。「內向」，就是自己的修養，「外向」，就是歷史的傳遞。前者，我們應當注意思想的進程，務必有是是非非，現在否定過去的精神。起伏在時代潮流的尖端，不為時代所遺棄，這樣才不愧為健全的歷史人。後者（外向），祖先傳給我們的，有幸福，也有痛苦，幸福我們應原樣的或擴大的傳給未來的，至少不應有所剝蝕。痛苦則應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務期使之終於我們自身。

二，社會的自我 社會的進展，是已從阿米巴進化為複雜的有機體了。我們屬於這有機體的一個細胞，每一細胞的養分，都是從這羣體中吸取的。我們的勞動，雖然只是維持着自我生活，但，也當認為是對羣體吸取的報償。無疑的，我們是不能離羣索居，必須一方面攝取羣體供給的營養，一方面也須給與社會以相當的施與。

我們所以成人，一方面受了家庭的養育，一方面受了學校的教育，「養與教」，無一不是社會整體的分泌物，因此，我們應當承認，我們的思想，觀念，文物，與決定與賜與我們的，無一不是社會的，除了為歷史所決定與賜與的，我們也受着社會的，同時也是社會的，我，我們，即是歷史的，我們，即是社會的。

基於這一觀念，我們生活在羣力交織的社會中，應當有一個多麼偉大的信念。所謂偉大的，也就是產生自這一點。歷史上的偉人，即是因為他們能在一己的痛楚上，也即是對人羣多吸取，而無報償的席位，這樣的分子，實是羣體中，相反的，只想爭奪着，在社會上謀一個只是

中的蠶虫，我們所當引以為戒的。

三，自我的自我 在表面上看來，好似與以上兩種觀念有些矛盾，其實，底裏是一致的。惟如此種觀念，才能謂之健全的人。我們一方面在歷史的縱線，與社會的橫線，交叉於一點；一方面在社會的縱線，與自我的橫線，交叉於一點。我們一方面在歷史的縱線，與社會的橫線，交叉於一點；一方面在社會的縱線，與自我的橫線，交叉於一點。我們一方面在歷史的縱線，與社會的橫線，交叉於一點；一方面在社會的縱線，與自我的橫線，交叉於一點。

我們應在服務歷史的與社會的任務中，一方面要更充分的表現其不可磨滅的個性。另一方面要發掘個性中的寶藏，以期有擴大的個性。

在我們自我的內臟中，最寶貴的東西，只有個性；是相因相成的。甚至於可以說自我是屬於個性的。

此外，在表現「真我」之上，更應有股然不羈的靈魂。它是人格向上的指導者，個性存在的護持者；惟有它，才能證明我們勝於低級動物；惟有它，才能證明我們勝於行尸走肉。

所謂自我的自我，就是說：自我是建築在靈魂與個性之上的，惟有自己才是自我的主宰。基於此觀念，我們不能役於物，不能役於環境，役於他人的。

綜上所言，基於這三種自我觀念之上，我們在人生的過程中，一方面有靈魂做指導，個性做表現；一方面則盡己之力，任己之務，做歷史社會的人。這樣，庶不至有悖於人類之為人，自我之為自我。







病牀邊語  
Jo Chamberlin  
高文亭譯

今春我患肺水住在醫院裏，由於觀察耳聞和自己親身的經驗，深領略到所謂「三分吃藥七分養」這七分養是多難，很想寫東西獻給去看病人的人或病人的家屬，業外的精神治療是多麼佔重要。可巧看見這篇文字，就把牠翻譯在這裏。

在美國克里弗崗州的醫院裏，護士們把來看病人的人們分成兩種，一種叫跳躍的小木人，病人見他們就忘愁。一種叫喪神，叫病人神經受刺激添煩惱。護士們也同意她們的評論，因為有病人的人們言談舉動對這人的病的好壞影響很大，所謂「一言足以興邦，一言足以禍國」。有如此的重要。

見病人前的準備——當你未見病人以前，最好先問護士和醫士病人的情況，再進他的屋子，這樣你可以預先知道病人需要什麼，找出他是喜歡談話，或給他讀故事，新聞，或者他願意休息。假若他的病很沉重的話，你的臉上切不可顯出替他憂愁的樣子，更不要開口就問他「你今天覺得怎麼樣」？因為你會提醒他想起他的病。說話時的態度——病人躺在牀上無事，最容易回味看他的們和他所說的話。有一次我被施行一個鼻除手術前，我的神經很慌亂不定，因為我正在擔心有別的危险，但是這個醫士很機警，他和我商量我們打球的事，並約好一個比賽的日期，我就開始計劃怎樣安排，不知不覺就把害怕的心忘記了，名醫士們都是會這樣的應付他們的病人，並且很有效力。

職業，嗜好和經濟的狀況都很清楚，不但給他治病，對於他的精神也能幫助，但是在都市請來的醫士們只能治病，而不明瞭病人的環境背景，所以病人的家屬和朋友們要在精神方面多體貼多安慰病人。  
只用幾分鐘看病人——在你感覺精神不痛快時候，你別去看病人去，你在家裏呆着倒沒錯，如你上醫院，你就說些像後悔的話。假若你覺得該去看看病人，可又捨不得犧牲看電影，兩樣事都該做，先上醫院，看看病人，幾分鐘就出來，因為你還有事，也累不着病人，也不耽誤你事，醫士最讚成你，有一個心臟病很久的老太太說：「我最喜歡一個小姑娘，跑進來講個短故事，五分鐘後她已經走啦」，另有一個女病人說：「只要有一個人在我屋裏，他幹他的事——看書，看報，織活——我就看着他的動作，什麼也不再想，有一個朋友去看一個不要說話的病人時，他就帶着撲克牌，陪著下棋或象棋去玩。  
小毛病——在克里弗崗州的醫院，專設一科教導來看肺癆病的人們，怎樣避免使病人憂鬱，什麼禮物好又耐久，如何做些實際有用於病人的事怎樣和病人談話，不要一大堆人都一塊進病房，一兩個人已足，再有人來看這個病人時，先來的人都應辭去，坐在病人可以直接看見他的

地方，別再叫病人費力氣台頭找你，說話時要自然，別裝腔做勢，你不是參加賭博。更記着，別推動牀，這都是小事，可是人人都愛犯這小毛病。

報告新消息——上醫院前你想做什麼說什麼，告訴你，病人喜歡知道新消息，猶其對他有關係的，比方他的買賣怎樣？家裏的人都在幹什麼，朋友們的情形，他所喜好的事，如電影，賽球的勝負，有一個病人發牢騷說：「我就不喜歡別人來就問我，我願聽他講」，有一個被汽車撞傷很重的病人，不願別人說他好，他知道他的樣子很難看，他願直接告訴來看他的人，（1）不要談論他被撞傷的事，或聽別人說他自己的病，（2）喜歡聽笑話或有趣的經驗談，（3）願討論當日新聞。

小量的禮物——送病人東西，你別怕麻煩，費費腦子，又好又省錢，病人準歡迎你。你的東西叫他忘記他的難受，更要引他的興趣往將來想，叫他覺着他好了以後，有好些事等着他呢。比方你送他一盒煙，他好後可以抽；送他一個網球以後好運動，送東西不要多，一回少送點，總不算寒酸，多送幾回，猶其是吃的，更不在乎多，我們常看見病人屋子一大堆大堆的爛水果，又乾又硬的陳點心，叫病人心裏不舒服。有一個妻子天天給她病了的丈夫送一只皮皮的橘子到醫院去，外用膠紙包好，就跟他在家吃早飯一樣。

怎樣送花——送小把的鮮花去，隔幾天送一次，叫病人屋裏老有鮮花，比送一大籃花，除了再看不見一個的強。護士們常常嘆息着說，病人剛一住院，他屋子可以開花舖，可是過些日子一朶花也沒有了，花舖的人說：差不多的人都是叫送玫瑰花給病人，可是那不想想時令花多鮮艷，比方春天的桃花，海棠花，蘋果花，夏天的荷花，秋天的菊花，冬天的臘梅，多可心，一大籃花，在一個小花瓶裏，放在床牀上，多可心，一大籃花，擗子上放不下，地上太遠，看不見也聞不着

香，多討厭，給男病人送樣子鮮壯的花，如虎點百合花，紅的高麗菜，他準歡迎你，有好香的花瓶也一塊送去，你的體貼心給他無上的快樂。

將書時的禮物——在病人快好的時候給他幾個信封信紙，別忘記貼上郵票，或明信片，他可以寫給朋友快好的消息使他自己也高興。如果遠方的朋友寄信來慶賀他的將愈，會更使他覺得自己已有希望，給小孩送貼圖書的書，兒童畫報，滑稽故事，一個好收藏古玩的女病人，他的女僕送給他一本貼滿古玩圖書的本子，她認為比別的禮品都寶貴，有人喜歡自己粘貼，只要給他送舊雜誌，剪子，漿糊，本子就可，這是病床上最好的消遣品，花種的目錄書，大百貨公司的目錄書，或旅行時所收集的東西和畫片都可解悶。有一個牧師每月送一大包他所收集的蚌殼給病孩子，傳染病的人玩過後，可以消毒，仍給別的孩子玩。領他的孩子玩——假若一個做母親的病在醫院裏，你把她的孩子帶出來玩，或給他們照像，把像片拿去給這母親看，她的歡喜和感激會使你真的明白什麼叫快樂。

設法叫病人看見外面。  
小花園——把病人的牀按放在窗戶旁邊，病人可以從窗戶看見外面院子，還有人設備「樟上花園」——舊洋鐵盤內盛泥土——使病人每天看着澆灌，培養，由小漸大，多有趣味，仙人掌，蘇苔一類的植物頂合適，一個在舊洋鐵盤做成「小花園」，頂多值一塊錢，青苔鋪成的草地，上面生着的小黃花，紫蘿蘭和延齡草，在屋子裏就能遮花園。

鳥和鋼琴——有個女孩子病在牀上好幾個月，她十三歲的小弟弟給她備了兩個鳥籠子，養着三窩鳥，掛在她的窗戶外面，這三家的熱鬧和歌唱，足能叫她忘記了自己。有一次，一位常和我釣魚的朋友病啦，我就把我們一塊釣魚時的一張像片放大，然後剪成小塊，就好像「鋼琴對畫」似的，給他送去，叫他慢慢的鋼琴對一個整

像片，因為像中有他自己，他特別有幸福。  
給病人工作——有一個婦人，腿病不能下床，她的朋友們給她做些床上能做的工，他以前是一位會計員，一個朋友給她一本賬目煩他清理；她織毛線很好，一個母親煩她給孩子們織毛衣，使她總忙著，沒有功夫發愁自己的病，她能幫人忙，覺得自己仍很有用，更使她高興。  
一個大醫院的調查，有百分之八十的病人為

二燈一下一集一錦二

愛·錦

摩登女人是收集視線的有機體。男子好像是臭豆腐！  
深夜裏，貓狂叫，不是打仗，是在戀愛而唱情歌呢！  
A：密斯w的英文一定很棒！你看她那英文書很多哪！  
B：那是她爸爸的遺物！  
青年：妳這些摩登女子，都像釘子一樣的尖硬！  
少女：自然囉！因這樣才容易鑽進現代青年的腦子裏！

情人的話語一切中都中聽，雖有時惡聲相罵，亦像在聽無聲的特別唱片，覺得別有音韻。  
世界上除了自己愛人之外，決找不出第二個美麗的女子來！  
愛人輕輕的一句話，比慈母千叮萬囑的事，還記得牢！  
師：你知道嗎？考試是不能看書的！看書算犯規，完全扣分！  
生：我只知道開卷有益！  
玩皮女：我嫁給你

他的家庭或職業發愁，這樣怎麼能養病，所以朋友們，不要只到病房去看病人，而是要幫他解決他們的困難，他才能安心的養，病才能好，那麼做才是真安慰他，真幫助他，把孩子帶出來玩，比送什麼禮物給他的病父母強。當你的朋友或家人病了的時候，這是你最好最大的機會幫助他，別怕麻煩，用用腦子，想想和計劃一下，所得的成績，會叫你高興和驕傲的。

，你對我什麼好處呢？  
皮根男：當然有的，我可使你不成一老姑娘！  
男：親愛的！你常說很愛我的著作，不知可愛之點何在？  
女：我愛牠(它)裝訂的美麗。  
夫：唉！奇怪，我剛拿出一個四分郵票，怎麼沒了？  
妻：你張開嘴來照照鏡子，正粘在你的舌尖上。  
甲：昨夜在窗子裏鬼混到更深半夜回去，你的夫人責罵你嗎？  
乙：昨夜我回去遲了，伊還是拿教員的態度，以責罰小學生的辦法，喚我在石板上寫：「以後每夜必須九點鐘回家。」連寫了一百遍。

內容豐富，文字雋永！

吾友合訂本第四號出版！

本報合訂本，每季三個月發行一次。第四號自十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共計二十七冊。歐虎洋式精裝，本日起始發售，每冊僅收原價四元九角，外埠另加郵費一角九分。



# 說小鐘分兩

騙外行

熊洛生譯

馬丁勸法從馬車行回家的時候已經深夜了。廚房桌上的燈還點着，還有給他預備的晚餐。但是他卻不即坐下吃飯，却把馬車夫的衣帽丟在椅子上，在小屋子裏來踱去，自言自語，樂不可支。忽然他把一扇關嚴了的門打開，提高嗓子叫了一聲：「瑪利！」

他在門口站了一下；聽見他的老婆在裏頭移步的聲音。一會兒她進來了，睡衣上披了一件深黑的大衣，黑頭髮蓬鬆垂在兩肩上，愈顯得她臉上的灰白；表面上現着個不安。她望了丈夫一眼，形色更加慌張。她的身軀同聲音都有一點顫動的。

「你——你叫我嗎，馬丁——這麼晚？」

「是呀，」馬丁高興地答道，「我找你。我交好運了，瑪利。我們高頭的日子過去了。我們發財了——有錢了你看我今晚找到了什麼？」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串燦爛的項鍊，在她眼前晃了一晃。那項鍊往後一閃，口中急吸了一口氣，雙手掩住胸口，唇閉緊閉。

馬丁嘆道：「你為什麼這樣？我又沒有偷人家的。我在馬車裏頭拾來的，這沒有什麼不對呀。」

她全身發抖，要是離的手沒有扶着門的話，便要跌倒了。

馬丁連忙繼續說：「今晚晚上我把馬車停在教育部大門口，裏頭正開着大跳舞會。一個男的一個女的出來了。進車的時候我就看見她頸項上發亮的鑽石項鍊，並且，羨慕她們的因氣。這她們回家以後我便回到馬車行，拴上了馬，舉起車毯，忽然發現這個寶貝。這一定是從那位太太

頸項落下來的，溜到車毯底下，給蓋上了。瑪利這真是好東西。有一次我看見一串五千法朗的項鍊，還沒往下說，但是看見老婆的面色慘白，他正要往下說，但是不見老婆的面色慘白，呼吸短促，好像有點喘不過氣來。

他嘆道：「你不舒服嗎？這個好消息，當然使你受不。連我自己也覺得不是真的。敢信。但是，明天你就明白了。我從珠寶商人笛卡兒那裏回來，一定會舉着一大捲鈔票。」

「笛卡兒！離眼着。」

「哦，我知道了。」馬丁繼續說，「你總是有許多顧忌。吓！我為什麼不賣掉它呢？他們有錢，可以受這個損失。我們窮，銀子就等於快樂。瑪利，你太老實了。來，我扶你到屋裏去休息，我可以樂得睡不着。我到外面去慶祝我們的好運。明天你好了，我們就一同出去買很多好東西。」

他樂極了，連他老婆臉上的痛苦也沒有瞧出來。他攙着她走進臥房。一會兒他帶上新帽子，穿起最好的大衣，一溜煙便出了大門。跑過一條黑暗的巷便是不夜的大街了。馬丁身上帶着一向積蓄所得的二十個法郎。在一家咖啡館裏頭他找着了熟朋友，好酒，好音樂。興高采烈地，他亂講、亂喝、亂唱。

黎明時候他在公園圍一個大灣，筋筋略略清醒；店舖開始開門，穩依原路回步。路上經過一家珠寶店，窗內琳琅滿目。

「呵呀，」馬丁想道，「這個人或許比我的鄰居笛卡兒出價要高一點。」

「掌櫃，早呀，我可以麻煩您把我這一件東西估估價嗎？」

馬丁從口袋裏掏出項鍊遞給珠寶商人。雖然在銳利的眼光熟視之下，他還自在的繼續說：「我最近交了好運，鄉下一個叔叔給了我一點這

## 志成的壁報

未老先衰

嵐·碧

以數理化聞名的老志成，雖然不能說是科學界的泰斗，可是她準算攪得了北京市中等科學教育的響。在這個擁有一千七百人的學校內，因於數理化的使然，他們的表現，自然處處都是趨向於數理化方面，同學們雖然是整天忙於理科來往，可是他們尤感到書本外的知識太缺乏，同時自己有些讀書心得也無處發洩，於是去年的夏天，這個迎合大家意志的小寶貴——科學園地——就在我們的渴望中呱呱墮地了！

我記得給她做生日的那天——劇刊的那天！我們是非常的愉快。她的奶母——編輯——流露出得意的微笑，給他塗了一層勝利的胭脂，同學們雲集在她的面前，都舉起手來，異口同聲的給她祝福！從此以後，每隔一週更換一次衣服。

週刊——每週介紹給我們不少的知識，她就很順利在大家的鼓舞砥礪下生長起來！經過了一個漫漫的暑假，我們又於這個闊別了二個月的小朋友——科學園地——會面了！她的面龐更豐潤了！她的體格更加强了！——取材廣汎，作品進步了！——就是素日最不喜歡她的雲翔君——文學派的首腦——也居然的給她捧起場來了！文學家也賜稿了！，這個時期是她的黃金時代，當時我

很慶幸她的命運，我也很為她祈禱着「治病延年」不幸得很！她終於生病了！素來支持她生命最出力的高三二組同學，也因為校中三令五申的會考，而忽略了他們小朋友的營養，奶母雖極急得舉脚，也是沒人來供給這小朋友的食糧——稿件

至於別的年級，就是袖手坐視的病態，從來也沒有動過他們那所謂「惻隱之心」。可憐小寶貴於脫離母胎不到一週歲的今天，竟瘦得不像樣子了！當我昨天走到她面前的時候，我打算有些新的發現，不料使我感到莫大的失望，她那嬌嫩的

面皮，竟被風霜剝蝕的更難看了！我仔細一看，

「那個老掌櫃在右眼上套着一面放大鏡，小心地檢查以後，說道：『假的。』」

「不錯，假的。我看值得二十法郎。仿造得很好，足夠騙外行的。」

馬丁收回那串項鍊，跨出店門，一路上連聲咒罵。他剛才在咖啡館詳密的計畫化為泡影了。但是馬丁的皮氣是富有彈性的，他不會有長期的哭喪臉。十分鐘以後他的唇際又帶出了笑容。

「他自己想道：『這真是稀有的笑話。』」足夠騙外行，」那個老喬鬼到說得好。好、好、我少總樂了一臂。反正沒有吃虧，他不是說值二十法郎嗎——正是我喝光的了數目。哼，我把這個倒得蛋賣掉就是了。」

大踏步拐一個灣，他就來到笛卡兒的店門口。掌櫃是一個矮胖子，紅腫臉，連髮塵塵的眼睛。馬丁進門的時候，掌櫃檢上的紅色襪子一點，擱在玻璃櫃上的手也有一點兒顫動。

「勒法先生，您早呀，老兄見了。」

馬丁勒法答道：「掌櫃，我是不輕易有事同您接洽的。」

「有事接洽？」笛卡兒覆問一句。

「簡單說起來，馬丁繼續說，『這個你要給多少？』他從口袋裏掏出項鍊，往櫃台上上一扔。笛卡兒臉白了，忽又轉紅，他的眼珠子四面一扒。

亂亂。馬丁想道：『天殺的，他以為我偷了這個玩意兒。』他又假說下叔父遺產的話。笛卡兒望了他一眼，胆快的笑道：『遺產嗎？哈哈，好極了，勒法先生，我得了，知道了，知道了。』

「我有——一百法郎——行嗎？得了吧，勒法先生一百法郎換一串玻璃珠子不算少了。」

「哼，馬丁自己念道：『這個傢伙一定瘋了。但是，他總該是內行——』大聲說道：『行了，不錯，是玻璃的，但是仿造得很好，人家告訴我足夠騙外行的，對不對掌櫃？』

「對了，對了，」笛卡兒答道：『或許您明天

還有別的東西來賣，誰知道呢？但是記好了，我是一個窮人。我出價高，可是不能虧血本。」他一聲數錢，一壁向馬丁揮手。

馬丁掣到錢就趕快出店。『怪小子』，他回想到：『瘋了——或者只是喝醉了。無論如何，他出價還高。』

「一忽兒馬丁到家了。廚房桌子上還放着燈和吃的東西，但是老婆不在廚房裏。他輕步走到臥房門口，傾耳細聽。

他自念道：『還睡着呢，可憐的瑪利，醒了要多麼失望呵。可是——一百法郎也不能輕視的。』

因為餓了半天，他坐下來想吃東西。刀子剛舉起，他的眼睛便瞥見燈旁一張信紙。他舉着念，越念越目瞪口呆。

紙上寫道：『馬丁，你真殘忍。你一刀殺了我，反而乾脆。我聽見你叫我，就知道你發覺了我的名字，我就知道你在說假話，嘲笑我，給我難堪。』

那串項鍊——他給我的第一天就掉了，我找了半天。唉，馬丁，如果我的虛榮心素來不那麼大，你素來並不那麼姑息，眼睛不那麼瞎，他的一切買斯和各種允許都不致於生效力的。你能原諒就饒恕我吧，請你為我的靈魂祈禱超度。」

憤怒與悲哀同時一口氣叫出來了，馬丁站起，衝進臥房。屋裏很黑暗。他推開百葉窗，轉身一瞥。馬丁的桌子上有一堆炫耀的耳環，戒指，和手鐲。屋裏佈滿了硝強水的濃味。

請用二角錢，買一本最有價值，最有趣味的讀物！

「吾友」

她還穿的是三週前的衣服呢！舊稿。當我在那裏含着淚撫慰她的不幸，追戀她過去的光榮的時候，還有什麼如她作對的同學，在嗚嗚的哭呢！我一定有天亡的那一天。假如她真的天亡了，那恐怕是我們這數理化學校的一頁最沉重的歷史吧！當奶母的！你不能坐視孩子的死亡，同學們更當攙起手來充實這個未老先衰的小朋友！還是同學們大家的責任，我們振作起精神，來恢復她的健康，還要讓她的長得像去年那樣胖！

弘達的年刊

南廣旦

事情發生在暑假前的一個月，也正是高初中行將畢業的時候，弘達中學的佈告欄裏出了一張佈告：『時屆暑假，本校為紀念畢業同學起見，最近開始編排，預料暑假前即可出版矣！』並希諸生於最近至會計處交費，除高初三每人交費四元外，其餘各級每人交費三元，仰諸生週知此佈。

在這張佈告貼出後，每個學生都懷着莫大的期望，尤其是畢業生。從此以後年刊委員會時常貼紅綠色的紙條兒，甚麼歡迎投稿啦！徵求校景照片啦！在這一個時期裏，空氣非常緊張。

畢業考試舉行完畢後，各生本想將年刊人手一冊，歡然而歸，誰又想到却仍是人手空空，額然而返呢？

現在已經快到放暑假的時候了，年刊仍然杳無音信，我時常想：也許是錢不夠了吧？因為現在報紙好幾十元一令，可是一細想又不對，因為弘達的學生很多，每人四元的二元的，加在一起不是筆數味了嗎！要是說學生年刊費未交齊，更是不成理由，我還記得，當暑假前舉行考試的時候，X訓育員終日早晨在校門口守着，當年刊費的才叫進校，否則回家取去。有時正當考試時，X訓育員請不交年刊費的，即行扣考，如此的嚴厲懲罰，誰還敢延遲而不交呢！

然而，弘達的年刊，究竟何時才能出版呢？

學府風光

# My Friend

## CLOSE SHAVE.

By MARK HELLINGER

Here is a story about a barber. This one is about a very old man named Thomasino, who never hurt a living thing in all his life—and who always managed to get more than his share of tough breaks.

Thomasino worked in shop near the upper end of Times Square. He was short, and his hair was white. He very rarely spoke to anyone.

He had the second chair in a row of five. The boss barber had the first. When a customer walked in, the barbers all leaped to attention. Each one smiled and nodded in an effort to coax the customer into his chair.

None was more eager than Thomasino—but it seldom did any good. Maybe he looked too old, or perhaps they thought he wasn't capable enough. At any rate, they passed him by.

Ricardi, the boss barber, should have fired the old man long before. But he didn't. He liked Thomasino—and he knew that the old fellow was devoted to a wife who had been crippled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He knew, too, that Thomasino needed every penny of his meagre salary to care for his woman.

Besides, Ricardi had a conscience. If he fired Thomasino, the old man would never find another job. So it was better this way. Thomasino could have the job for life.

Thus the years rolled on. Many years—few customers……

One day last summer Ricardi asked Thomasino to remain after hours. The old man, wondering and worrying, stayed until after the others had left.

"Old father," said Ricardi in Italian. "I have sold the shop. My wife and I go back to Italy. We have talked of it for many years. Now we go.

But I worry for you. The man who bought the shop is a fine barber, but he is hard in business. This, old father, is why I worry for you.

"But you are not to worry. When Mr. Franco comes in tomorrow, you must make a good impression upon him. Smile your brightest. Show him that you are not very old. I have already told him that you are my best man in the shop. Do you understand?"

The old man nodded. He smiled his gratitude. But in his heart he knew what was coming……

He said nothing about it at home. He kissed the faded lady in the wheel-chair and made pleasantries about her great beauty. He tried to appear ravenously hungry, but he was able to eat little.

In the morning Mr. Franco came to look at the men. He was a big-framed man with nose glasses and shaved head. When no customers were around he spoke to his barbers.

"This shop needs modernising. When Mr Ricardi pay you on Saturday, you will each take two weeks off. At the end of that time, I will send you a card to come back to work."

Thomasino's heart fell. Two weeks and no pay. And after that, then what?…… (To be continued)

## 間不容髮

陳 彌 譯 註

這裏有一個關於理髮師的故事。這個故事說的是一個年歲很大的老頭兒，名叫多馬西諾，他一生從來沒有傷害過一個生靈——而他總是想在他那倒楣的運氣裏多弄兩個錢。

多馬西諾在離近太晤士街北頭的一家店舖裏作活。他的身材矮小，頭髮雪白。他很少和任何人說話。

在一列五把椅子當中他佔第二把，店東佔第一把。有一個顧客進來，這些理髮師們全都趕緊招呼，各個含笑點頭，竭力想吸引顧客坐上他的椅子。

多馬西諾比誰也更加起勁，可是效果很少。也許他是看來太老了，或是人家認為他的能力不夠。總之，人家都略過他去。

店東李嘉迪本來早就要辭退他的，可是他到底沒有實行。他喜歡多馬西諾，而且他知道這老頭子愛他那癱瘓了二十多年的妻子。他也知道多馬西諾必須把他那微薄薪水中的每一文都用來照料他的女人。

再者，李嘉迪還有良心。倘若他辭退了多馬西諾，那老頭兒就再也找不到別的事情做。所以還是就這樣下去罷。就讓多馬西諾幹一輩子好了。

如此一年一年過去。年是過了不少，顧客却是不多……過去的夏天裏有一天，李嘉迪請多馬西諾在散工以後留在店裏。那老頭兒猜不透是什麼事，担着心留在店裏，直等到其餘的人都走了。

『老伯伯，』李嘉迪用義大利語說，『我把這舖子賣了。我的妻子和我回義大利去。我們關於這件事商量過許多年。現在我們要走了。』

『可是我為你担心。買過這家舖子的那人是一個很好的理髮師，但在生意上是很苛刻的。老伯伯，就是爲了這一點所以我替你担心。』

『不過你也不必愁。明天法朗哥到舖子裏來的時候，你務必給他一個好印象。盡力裝出笑臉來。讓他看着你並不很老。我已經對他說過你是我舖子裏的第一個好手。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老頭兒點了點頭，微笑着表示他的感激。但他心裏卻知道未來的情形了。

他在家裏不提起這件事。他吻着那坐在輪椅中的衰殘的妻子，而且說些戲言稱讚她的絕代美貌。他想裝出極餓的樣子，可是他吃不下多少東西。

第二天早晨，法朗哥先生來看店裏的人手。他是一個體格高大的人，鼻子上架着眼睛，剃光頭。店裏沒有顧客的時候，他對着他的這些理髮師說：

『這舖子需要改成新式。李嘉迪先生在星期六付你們的工錢，你們就可以每人歇工兩個禮拜。到兩個禮拜頭上，我會給你們一張信片，讓你們回來上工。』

多馬西諾的心涼了。歇兩個禮拜，不給工錢。而且過兩個禮拜之後，又不知道怎麼樣？……(未完)

close shave 幾幾乎； tough breaks (美俗語) 倒霉運； boss (美俗語) 雇主，頭兒； to do good 有用； to fire 解雇，辭退； after hours 工作時間以後。

# 友が我

## 東京某晚的事 (一)

豐子愷

我在東京曾經遇到一件小事，然而這事常常給我有趣味的回想，又使我憧憬。

有一個夏夜，初黃昏的時分，我們同住在一個「下宿裏」的四五個中國人相約到神保町去散步。東京的晚上很涼快。大家帶了愉快的心情出門，穿和服的幾個人更是風袂飄飄，徜徉徘徊，態度十分安閑。

一面閒談，一面踱步，踱到十字路口的時候，忽然橫路裏轉出一個僵僵的太太婆來，她兩手搬着一塊大東西，大概是鋪在地上的蓆子，或者紙懸的架子，鞠躬似地轉出大路來。她同我們同走一條大路，因為走得慢，跟在我們的後面。

我走在最先。忽然聽得後面起了一種與我們的閒談調子不同的日本語的聲音，意思却聽不清楚。我回頭看時，原來是老太婆在向我們隊裏的最后的某君講甚麼話。我只看見某君對那老太婆一看，立刻回轉頭來，露出一顆閃亮的金牙齒，一面搖頭，一面笑着說：

(Tada yada)！(不高興，不高興！)

似乎趨避後面甚麼東西大家向前擠擠一陣，走在最先的我被他們一推，跨了幾腳緊步。不久，似乎已到了安全地帶，大家稍回復原來的脚步的速度的時候，我方才詢問剛才所發生的事由。

原來這老太婆對某君說話，是因為她搬那塊東西搬得很吃力，想我們中那一個幫助她搬一回。她的話是 (未完)

## 東京のある夜の出來こと (一)

胡謔譯註

私が東京にをつた時、嘗つて一つのさゝやかな事件に出會つた事がある、この事件がいつも私に興味のある思出を與へ、そして又私に憶れこゝろをおこさせてゐる。

ある夏夜の黄昏の初め頃、同じ下宿に居た四五人のわれら中國人がお互に約束して神保町へ散歩に行つた。東京の夜は大變涼しい。われらは愉快な心持で出掛けた。和服を着たものは猶更袂をかぜにならせてぶらぶらと非常にゆつたりとしてゐた。

世間話をしたりあるいたりして、四つ辻まで来た時、突然横道から腰のまがつたお婆さんが出てきた。このお婆さんは恰好は多分地面に敷かぬか或は紙窓の棚のやうな格好で大通りに出て来た。お婆さんはわれらと同じに、その大通りを、あるくのが遅いのでわれらの後について進んだ。

私は一番さきに歩いてゐた。突然後の方で一種われらの世間話の調子とは違ふ日本語の聲が聲えたが意味ははつきりしなかつた。私が振り返つて見たらお婆さんはわれらの連中の最後の某君になかの話しをしてゐたのであつた。私はたま、某君がそのお婆さんを一寸見ると直ぐまわれ右をして一本の金歯を光らせて、頭を振りながら笑つて言つてゐるのを見ただけである。

「イヤガー！イヤガー！」と。  
後の方のなにかを避けるやうに、皆は前の方に寄り合つたので一番先に歩いて居た私は彼らにおされて五六歩もはやく歩いた。間もなく、多分安全なところへ来たやうなので皆や元の元のはやさに戻つたその時、私は始めて先程起つたことの譯を尋ねた。

もとのお婆さんが某君に向つて話したのはお婆さんはあの荷物を運ぶには余りに力が足りないのだから、われらの中の誰かがお婆さんに手傳つて運んでくれないだらうかとのことだつた。(つづき)



媽媽與房客

Kathry Fabes 原著  
郁生 譯

海蒂先生來租我們的房子，我就同媽媽領着他去看那屋子。也許媽媽對於租房沒有經驗，所以連訂錢都沒跟他要。

「在這兒住很好啊！」海蒂很文雅地說：「我先把我的書袋放在這兒，晚上我再來。」

海蒂先生跟我們相處的很合適的，但是他好像沒有正當的職業似的，可是他常常很快樂的與孩子們談天，並且不論什麼時候在穿堂遇見了媽媽，都十分有禮節。

爸爸也很喜歡他，因為海蒂先生去過一次挪威，所以常常跟爸爸聊些釣魚的事情。

只有珍妮姑母，在她自己的屋子裏不快樂的說：「他給房錢了嗎？」

「那當然，」媽媽說：「要跟他一說，他一定會給的。」

但是珍妮姑母仍然纏纏着一直到天黑。媽媽想拿那房錢去買件新的外衣，姑母只哼了一聲。

現在我們做孩子的也覺得憤恨了；若是海蒂先生要是不給媽媽房錢，她拿什麼去買外衣呢？我們臉上都現出憂容來。

「不要這樣，」她一邊斥斥我們，一邊止住珍妮姑母的囁嚅。

當這暴風雨的天氣的時候，媽媽怕在這晚上海蒂先生屋裏冷，所以勸爸爸把他請到廚房來，跟我們坐在一塊兒。講馬，克斯頓，納魯同我在燈下做些家事，爸爸與海蒂先生在爐子旁邊吸煙，媽媽在下面做麵包與乳酪。

海蒂先生勸告納魯好好用功，有時候也教他些拉丁文，納魯對於功課發生興趣了，他也懂得長幼之分啦，並且不用爸爸天天看着他了。

我預備好功課之後，媽媽坐在搖椅上做活，海蒂先生告訴我們他旅行所遭過的一切。

啊！他知道的真多呀！他來回走着跟我們說；他一生就喜歡歷史和地理

過世界。海蒂先生去過牛津，並乘船遊過世界。

一天晚上，他開始給我們讀奴魔這本名著，又大聲給我們念他所帶來的名書，我們聽着好像眼前顯出一個新的世界。

「這個好像古蹟似的。」媽媽說：「多叫人奇怪呀！」

後來他又給我們念「塊肉餘生記」，他有沉重的聲音，並且他的話調好像隨着我們的意志，真像個名伶呢！

當這溫暖天氣的時候，我們孩子們就請求在晚上出去玩，我們想媽媽是願意的，可是她總不喜歡我們在大街上跑。

後來納魯就很少跟鄰居的孩子在牆角胡跑了。有一天他真跟他們絕交了，狄那倫同我們把他藏起來，去聽木一章的杜密拜與兒子。

「我必須走了，」他對媽媽說：「我把這些書留在這兒，給納魯同這孩子們，這是我的支票，應當給您的，太太，我謝謝您如此的厚待我。」

我們很難受與海蒂先生別離。我們把這些書拿到廚房去，它使我們很興奮，有這麼多書！我們念這書名：「雙城記，時髦社會，仲夏夜之夢……」

媽媽拂去上面的塵土說：「我們應當好好的念它。」她讓納魯每天晚上大聲念給我們聽，他跟海蒂先生一樣有很好聽的聲音。

媽媽拿着海蒂先生的支票給珍妮姑母看，「你看！」她說：「我要做大衣去哩！」

正在這時候克伯先生來了，克伯先生是本街飯館的掌櫃，看他那樣是很生氣。

「海蒂這人是个騙子，」他大聲說：「看他給我這支票！是假的！銀行裏人不給兌現。」

珍妮姑母好像得了勝似的說：「我說怎麼樣！」

「我敢打賭，他給你們的也是假的。唉！克伯先生問。」

媽媽沒說什麼，睜了睜我們，她看了半天納魯，又關着火爐子來回走，之後就把支票拋在火裏了。「不，」她回答克伯先生：「她沒給我們什麼。」

牛一公一館

要作官就得讀書！

鐵。瑛。

牛四兒天天掐算着過節，過節能勉強吃點雞

非珍饈美味，只少也比平常好一點的食物。過節在牛四兒的心中，憧憬起來，真是有無限的快樂與希望，自從入冬以來，牛四兒把「臘八」早已盼得望眼欲穿了！他回憶起過去的「臘八」。他的玲

瓏透瑯的小腦子裏，浮起了「薑」，大個的「栗子」

，圓圓的「蓮子」，和「米臘」在一起做成的甜絲絲的粥，叫什麼「臘八粥」，每到寒風凜人的時節，他準知道要快喝點比平常做來費事的粥——「臘八粥」。吃粥究竟還得多少天才實現呢！大約快



了，你看天不是下雪了嗎！下雪還不吃得飽，牛老頭在牛四兒是這麼想。因為去年吃粥時，正是鷓鴣毛般的白雪飄落在人間，如今下雪了，情形和往年一點也不錯，為什麼還不吃粥呢？那裏使牛四兒奇怪的像第一次看見電燈一樣，那麼奇怪，要是在往年早就問長問短了——「媽：怎麼的還不讓八？下下爸給我製點什麼？」今天的牛四兒可不能再絮叨叨了！那龐一來多來來，連多堂都不知道，念的什麼書！牛四兒自從入了洋學堂，總覺得高人一籌，再卑躬下氣去請問旁人，是莫大的恥辱，剛入黃河洗不淨的難堪。縱使於人多習過節，反正細聲要糊塗自己，別露怯於人。

牛府自打那年初下亂，因為避難，牛老老才帶着大隊人馬——牛太太，四兒，和瘦家遠親近隣，來到這安樂高繁華的都市，要不是亂黨抓他，虧得機警，和祖上有德逃脫了，無論誰說也搶不了那三間茅屋，和一頭大驢。這是半世經營，血汗換來的代價。命！命有什麼希罕！死了再過五六年又是這麼大。呼！這是牛老老反對以胆小命重為由，要來大地方安樂的抗議。從經過那次危險，飽受虛驚以後，胆子真像米粒的那麼小。門外靜寂的狗聲，他以為是賊人的光臨，牛太太深夜的鼾聲，嚇得他四體戰抖。再也忍耐不下去了！走！窮！反正是窮！在這萬般無奈的逼迫下。他酒淚離開了故鄉，其實他在外邊的享受，比在家中高不了多少，也許還低呢。可是故土難移呀！和別人談起家來，總是說在外邊不易，動動都得洋錢，既是出來就窮出去，他想到在家也沒好日子過，心一橫不願再顧惜那點造孽錢了！於是吃呀！喝呀！牛老老所謂吃嗎，左不是那些棒子麵，高粱面什麼的。牛老老心變了！比以前的確文明了不少，飯後不再想檢大糞，因為馬路上沒有，也會聽過露天京戲，直等人家飲錢，才把頭一扭走了。別看賺了句「土孫廢袋」的罵！為的是省那二分錢！出門在外，那兒不得打算哪！得省且省，這是老者的經濟學。這樣一天

天的過了許久。

牛四兒跑東跑西的，也開了不小的眼。牛太太因為是三寸金蓮式的小腳，走道怕痛，自來到都市上，又是汽車，洋車，電車，怕被撞死，就決定不出去了，晚上能安然的睡覺，也就心滿意足了！要是在鄉下還不得夜夜露宿在坡下。還想麼！關於都市景緻，牛太太只有憑牛四兒的廣播：「媽：俺看見頂天高的洋樓；還有卜吐吐吐的；四輪電，那叫汽車，一四兒野孩子般東西，近來因為近水樓台的關係，就有人提議叫四兒上學，牛老老公館的隔壁就是個私立小學，牛老老聽之下自然是一口反對，逃難就難非分了，還上的那門子學堂，上學當了麼，還不得吃嗎。老老以個人經濟原理來判斷上學和吃喝的輕重，自然讀書是失敗了！四兒一聽上學就喜歡的直翻，他不想上學到底如何。反正少不了書包，小刀，鉛筆，紅紙綠紙，嘿！多好玩！他想到這些東西，心緒高漲到百八十度，老老這麼一反對不要緊，牛四兒差點噁出心來。上學不上學倒沒大關係，小刀，鉛筆也隨着化為泡影，其間經不少朋友的解說，才有點回轉的意思，說來虧了大伯伯讀書進考場，要作官就得讀書。牛老老把說書和作官，在心裏一稱，囉！作官事大，是得叫兒子上學，改換改換門風，逃難逃窮了，能造出官兒來也不冤，老老以為上學就離當官不遠了，是多麼榮耀的事情，在如斯情形之下，牛四兒才開始了學堂生活。

牛四兒還真聰明，把「俺」改為「我們」，二分錢一本貨來的小人書，天書似的榜念，嘴上市掛的，不是金銀黃三太，就是什麼如來佛，說得津津有味，牛太太喜歡的嘴也合不上，兒子真個有用的材，連鄰家大媽也羨慕的不得了，常說這才是一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一呢！將來少不

是個進士。這麼一來牛太太頓時覺得做氣沒人是。馬上像老太太似的了，牛四兒經他們一捧，喝！更是夜郎自大，忘其所以，覺得真是知多識廣了。還能瞧得起別人，往日的一切，都不顧眼，連牛老老的早煙袋都不屑於一顧，何況牛太太的粽子似的金蓮，更不值得再觀了！縱然把「龐八」體的要死，也不再低聲下氣的去問媽媽呢，現在的牛四兒也用過鉛筆，玩過紅綠紙，看過多少飛簫走壁的小人書，還不知道多習龐八，洩氣！反正龐八得喝粥，喝龐八粥就是龐八沒錯，牛四兒主意打定，決不再去問人，怕丟洋學生臉，誰想老老近來因米珠薪桂，早已忿忿的要命，還有心緒過節，去吧！節下也是一天，太陽也是東出西落，沒有什麼兩樣，把龐八這樣犧牲了！牛四兒還天天希望呢！直到臘月二十三，牛老老想來想去實在沒法過了，褲子面那三四毛一斤，窮還不如早窮呢，才買了點果子什麼的，和早存着的糞，做了頓粥，要不是早先存着的糞，這頓粥是不會有希望的，因為吃餃子肉不是要貴嗎？這樣補上龐八的缺處，又過了二十三不是兩全其美嗎？牛四兒下學回來，喜得要瘋，沒錯，今天準是臘八，於是一邊喝一邊說：「媽：真快又到了臘八兒，」媽——牛太太以為許是洋龐八，就是在二十三，沒敢加可否，只微微的點頭笑了！牛四兒心想，到底還是我，齊問準知道多習是「龐八」。

友吾

## 地獄巡禮記

·雪紅·

「誰也不會越牆跑掉，這裏有真理所束着他們的心。」

「誰？」

「我。」

「請進來。」

門開了，原來是才鬼小鬼，其實我早就想到了自己的死，死是多麼偉大呀！多麼自由呀！那個孤魂，什麼地方是禁區？美麗的，我不能欣賞？慘酷的，我不許同情；在活著的時候是如此。雖然人都是人，但有高，矮，胖，瘦，輕，重，大，小，漂亮與醜陋等分別。做了鬼，做了遊魂鬼，只是人看不見了，聽不到，摸不着。那裏來得分別，那裏來得管束？凡是別人能去的地方，我也能去，別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喜，怒，哀，樂，那一件不能盡我所想象的表示出來呢？什麼家？什麼休息的地方，我完全不需要。只要我能感覺，能懂得，能去便都够了。無須乎弄許多雜碎背著，走也走不動，自己麻煩自己，不是嗎？

「來，朋友，還是公事，暫時先避點屈。」大鬼指揮着，小鬼送上鐵鍊子。

「朋友，既然是朋友，無須那些，前後走着。」

「好朋友，都落個不錯，不然，全不好受，三年差事，沒辦法，三年後，朋友，咱是自由人。誰讓咱們脫生過，想舒服來的呢？走，朋友，大鬼在前頭，小鬼在後頭。他們並不像人所

塑的泥胎和畫的紙像那麼要命，長的都一樣好看，男女沒有分別，只是背後的職務牌子上的字不同了，也只有這點小小的分別。

出了屋門，本想向父母說幾句安慰的話，但是覺得說給他們不但沒有好處，恐怕他們更急得死來活去，這僅有的一個孩子，他們並不覺得孩子是人類，是社會的，是國家的。孝並不是像父母死後辦大事，弄得冠冕堂皇。而更應當把孝擴大，真實的給於國家，社會，人類。這才是真正人生的使命。所以，我默默的離開了家。

並不是騰雲駕霧，一個活著的人看不見的靈，他不需要金玉的飾品，絲絨的盛裝，味美價昂的食品。所以他沒有重量，當然會自然的飄起。

進了一座並不大的門，只將將的能容我們進去，因為這裏不需要皇宮釘着金色大釘子的門，因為誰也不會越牆跑掉，這裏有真理所束着他們的心。

閻王也不是人間所畫的那個嚇死人的形像，和別人一樣。人為什麼要把閻王弄得那麼可怕呢？大概是他們喝完迷魂湯後，再沒有見過他是一個原因，其次是勸人不要做壞事，死後要見閻王，他是能嚇壞你，還要下油鍋，上刀山，抱火柱子。其實是掩飾人世的罪惡。

「貴姓？」閻王笑微微的問。

「XXX。」

「唔，錯了。XXX的名字完全和你的同音，他是個強盜，搶了人家的女人和金錢，而且還殺死了那位先生。」他用手拉著，是一個中年漂亮的眼光射在我身上，彷彿要看透我的心。這真奇怪，我不會相信這是實事。

「先生，我問他，『實事嗎？』」

「是，」他很高聲，很自然的答着。

「我怎麼不會相信？」我問：

「因為你剛走出沒有真理的世界，你不懂得真正的快樂，我已經決定不再走，女人，一個女

人並不應當由我一個人來獨佔，她的使命並不為一個男人，她的責任是擴大的，和男人一樣繼續人類的生存，不過，武力，殺人是罪過，因為人並不應當把人殺掉，所以要把他我來受到處罰！」

「什麼樣的刑法？」我轉向閻王問：

「只叫他這裏看看，聽我說兩句話便够了。」

「便够了？」我真不明白。「那些刀山，油鍋，火柱子還做什麼用？」

「唔，」閻王笑了，「那並不是刑具，你剛到這裏，的確像是生客，那是和浴池一樣，為洗掉你帶來的人味，不然久聞到了這氣息，還有什麼分別嗎？你內心的清高也完全掩沒了。」

「但，」我問。「為什麼要那樣利害？」

「因為那氣味是不易弄掉的。」

「那麼？」我問。「把他叫來看問問算得什麼處罰？」

「良心責備，良心責備的功效大過一切刑法處罰。」

「他若不服從？」

「不會，」閻王很和藹的答。「愈不服從的，他的痛苦愈大。」

「……」我沒有再說。

「你不畏死，你是往偉大裏走，在人之中是很難得的，好，現在你可以到各處去看看，人本來不應當自私，如果你不自私的話，不妨把這些事情將來說給別人聽，也許人類還有更大的改變。」

「好，謝謝，」我說：「先生，再見。」

我也非常奇怪這意料外的地獄，告訴你們這個故事，你一定會說不對，但，請仔細的想一想，是不是因為你們先入為主的觀念。不過我無須乎管那些，只要我自己自問對聽者誠實便可以了。

——

我獨自開始盲從的走，路上碰見許多人，他

們都很快的走着，像有什麼急事，工作者也沒有刻停留，他們不說話，見到人也不點頭。這多麼冷淡，最後，再也不能忍。

「先生，你們為什麼對人這樣冷淡？」

一位在低頭像是吹糖人兒的弄着什麼玩藝兒，他精心的工作被我給打斷了，抬頭很驚訝的望我，可是立刻又恢復了平靜，像看出了我是新客。

「唔？你說什麼？」

「你們這樣冷淡對人，不覺得難看嗎？」

「難看？」他微笑的說：「那是在我當人時候的字眼呀！」

「那麼你們不懂得難看？沒有羞恥嗎？」我真氣了。

「我們這裏沒有使自己覺得難看的事呀！」

「……我又語塞了，自己到覺得非常難看。」

「先生，請你趕快走吧！他又要開始工作。」

「你們未免還是對人太冷淡……」

「我們在無聲息的互相幫忙工作着。」

「唔？」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冷淡，冷走。

## 寄

艾·果

啊！我心中美麗的姑娘，  
你時時牽望在我底心上，  
每天我都憑着欄杆凝想！——  
想着你那一副溫柔的心腸！

不，請您甯靜些，  
我並不頹唐悽愴，  
因為你給了我勇氣信仰，  
世間最美麗的只有希望。

我便是靠着它來生活，  
拿着它，做了生命的保障！  
姑娘！我底黑暗中的明燈！

淡。

「先生，我把話轉開說：『你做的是什麼？』

「人心的樣子。」

「唔？」我說：「那請你把他弄得很好吧！」

「我們一向是盡心盡力的做。」

「那麼什麼人心會善惡不同呢？」我問。「不是哪一塊缺了，哪一塊變了顏色？鬧成奸，險陰，詐……」

「不，」他工做着答：「那是他們自己做成的。」

「還有沒有改變的希望？」

「那並不是一個人的力量能成功。」他答。

「沒有希望了！」我太息這碩大自誠的人類。

「希望是有，」他雖平靜的說，可是我興奮的像是在黑暗裏看見了明燈。

「什麼？」

「凡是人都拿出自己的力量。」

對是對，但我沒再說什麼，輕輕的又往前走。

離別的情景又怎能久長。

姑娘！我願投身在你懷抱裏；  
訴一訴別後的衷腸；  
我是你忠心的奴僕，  
因為我年青，力壯，  
我有無畏的精神，和強大的力量。

## 孤獨的日子

衷·玉

上天的星星失蹤了，  
簷前飄舞着白雪，  
村外  
斷續的犬吠  
驚醒這！  
燈下迷惘的靈魂，

三  
走的確實有些疲乏了，刀山，油鍋，火柱子……  
「一的都看過了。並不覺得怎樣害怕，沒有一件可怕的東西，那些是像浴池一樣的，如果出了浴池，不是更快樂嗎？我想休息一下，可是，為什麼別人工作都不覺勞累呢？我不累，果然不累了。」

「什麼？……」一個大大的，深深的潭，從血色的水面上飄起了輕快的歌聲。

一羣羣披散着頭髮的人，在裏面游着，多麼美麗呀！一幅大同的圖畫。

真有趣，真有趣，我拍着手。

「先生，」一個聲音傳達耳旁裏：「你該回去了。」

「什麼？」我驚奇着，「不會吧！不能回去。」

「你必須暫時先回去，」小鬼說：「請你服從閻王的好意。」

真有趣，我和那幅可愛的圖畫招招手。

「再見，」我興奮而又惋惜的喊。——

燃起了香煙，  
歪斜着軀體，  
在想：——  
一支破碎的夢。

## 曉行

衷·玉

看！連天的碧水，  
聽！波濤的洶湧  
舟子啊！乘風前進，  
擊碎那  
千丈的浪花，  
邁進着  
遼遠的雲程！



中篇連載——

## 海濱的獲得 (七) 劉若

——獻給含羞草，一個早熟的姑娘。

「懷疑什麼？」

「懷疑我沒有一種能力來獲得你的歡心。」

「爲什麼要使我歡心。」

「……女人差不多是這樣的，假如這是一個故事——一個女子，她得到一個男子的愛之後，她總不放心，怕他不要她，怕他再給別的女子，但是，這男子偏偏又愛上另一個女子，於是她又生氣，但是總捨不得離開他，仍然畫畫的使他歡心。你猜那男子以後怎樣？」

「我不知道，但那女人爲什麼這樣可憐呢？」

「是的，她確實很可憐，所以我希望那個男子再愛回她！」

「他或者不會吧！」

「你希望嗎？」

「……這故事是真的？」

「是真的，但是事實比這個還複雜多啦！」

我們沉默了，一種窮人的沈默。海在笑着，浪沖在石上，有微響。我微聲的吹着口哨，吹着一支悲哀的情歌，她低聲的唱了：

Be sure it's true  
when you say I love you  
it's a sin to call a lie

「莊——」

「嗎？」

「你要小心點，不要說了不能去做。……」  
「一夜都消費在舞場裏，一個這樣輕盈的女子

伴着我，隨着最流行的，最瘋狂的 Spring Music，我的心也同我一同在飄漫的舞着。

夜，就是這樣的過去了。

回去的時候，我送給我一束茉莉花香的石榴花，那香痕留在我的唇邊，真使我一夜失眠，在想。

第二天是星期日，又當濛濛小雨，天氣陰晦。本來與我約好同去小青島，但是我直到十二點多，她還沒有下樓，大概又在認真塗抹啦。

紫蘆下來了。

「我病呢？」我問。

「病啦！說覺得發受，頭有些熱。」

我顧不了一切，跑上樓去，我輕輕的推開門。

跪在她的牀前。

啊，她的體質是多麼的神秘，用那潤而長的睫毛，蔽着那明媚的眼睛，唇上還留着昨夜的红，當我低身吻着的時候，餘香還是那樣醉人如迷。

「誰……是你，莊。」

展開那燕羽似的睫毛，那灼熱的眸子裏，帶着一種可憐的眼光望着我，但也好似有一層淚水蘊藏在內，她伸開兩手，要我投在她的懷抱裏。

「哦！」

我的唇上，又被那柔軟的茉莉香的石榴花，深深的印上一個紅斑痕。

「嘩，我是不能離開你的了！」

「你覺得怎樣？」

「渾身難受，頭有些熱，有些暈。」  
我撫摸她的頭，是焦熱的。我又撫過她的髮，那是軟的滑的，像是阿拉伯的最夠麗的絲織，輕柔可愛。

「你的病使我也覺得難受哪！」

「我的腿也酸，一切都覺得不舒服。」

「可憐的。」

「你瞧，難受得我將衣服全脫了。……不許你看。」

「不，我不看……外面下雨知道嗎？」

「是嗎？今天小青島算去不成啦，本來，我的病，就會好了，黃昏時候去，不是很好嗎？」

「不要再玩啦，多休息會吧！」

我看她只蓋上一件薄毛毯，那嬌健的身體完全的裸露出來一樣。

「不冷嗎？」

「有點熱呢！來！再勸我幾下。……」

「莊，給我講個故事。」

「昨天晚上，你給我說的那個故事——還沒有完呢！」

「對了，你猜，後來怎樣？」

「那個女子病了，於是那男子又重愛回她啦！對不對？」

「……」

她的臉紅了，那嬌態；那風度；不由的使我在她唇上，接一個長吻。她有些喘氣。

「討厭的……」

「我，告訴我，姐姐對於你是不是不很關心？」

「最近是更關心我——你爲什麼想起說這個？」

「沒有什麼，我，她從前有過戀人嗎？」

「沒有，只不過追過一個男子，但是他不要。」

「爲什麼？」

「你說。」

「沒有跡那石榴花。」



卜爾多

起。鳴。

一方面堅忍以求生命的存在，一方面奮發以使生命的展開。

卜爾多不是大富家庭的孩子，但也不是乞兒。譬如全世界僅有十個家庭，那麼他就和其中八個家庭的孩子完全一樣；過分的幸福他是沒有享過，太苦呢！像要買個泥人都買不起的那樣！也倒不會受過。總之，在所謂父母月的時期裏，他永遠是那裏活潑，除和孩子們打架有時戰敗而哭泣以外，整天裏老是歡騰亂跳的；大禿腦袋，白白的肉皮，兩隻老帶股淘氣神色的小圓眼睛，這使任何人見了他，都不禁地要伸手去摸撫他的禿球。『多大的造化呀，您二位！』他父母聽了這句，常把嘴笑得那麼大！

光陰永遠是四平八穩的往前行進，而不知不覺地就把人們的年齡像磚碼似的碼了起來。但卜爾多在那時並未感覺怎樣快；雖然他已脫離了寶貴的童年，可是他還嫌自己不能一步長大！『長大了好坐汽車』的希望，領着他向前去跑，恨不得飛才是勁。一顆鮮紅的赤子的心，老是那麼浮著，輕飄飄地，常像靈真的沸水，一滾一滾地跳個不息。不久，由昇學，畢業直到結婚，履着人生的步驟，樣樣都被他嚐試了；而一切都是那麼平凡，不費勁，不必深用腦筋的，好像有根繩子領着他往前走。及至一直走到了父母死去，他才有那麼一點好像感到了前途的渺茫。幼年的使性和任性，漸漸地隨時受打了打擊。幼年

初入社會，他感到社會是那裏簡單，祇不過花樣一些而已，一點也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樣神秘。可是不久之後，他才發現了他的幼稚，他的見解錯誤了，原來社會乃有一種極不易解的複雜，永遠是包含在一個簡單的範圍裏。那裏一切的事情，都是表面看來好像很簡單，實際却是非常的複雜；而那些複雜的演變，又決不是一個未曾經驗過的人所能預想得到的。社會原應該稱為神秘！不過，祇是因為經濟的壓迫和飢寒的恐怖，才把一個很簡單的社會造成了神秘的景況。

全世界整個的社會，向來總是洪水一般地在進化不息的，人類在順應潮流之外，更必須要有——一番爭生競存的精神，為個人的存在，為前途的發展，各應自立其志，隨着時代的波濤努力向前去奮鬥！……現在卜爾多突然憶起了這些話；父母說過的，先生講過的。可是，怎樣立志，怎去向前呢？所有的知識，僅能使他瞭解到：下個月的房錢和飯費，須要在這個月裏去掙；而外，他茫然地摸不着一點頭腦。

在另一方面，他既從小時就生長在溫暖而坦平的地帶裏，所以「吃」，對於他是比較最值得注意的是的一件事。他時常這樣想：『活着到底為了什麼？還不吃口！』但有時他也會想到：

『咳！吃算什麼！少吃口省點錢倒是真的。』不過，這多半是在手裏沒錢，想吃又吃不起的時候居多。因此，他所感受經濟上壓迫的痛苦，比較旁人所感受的多而且深切；好像上帝造人兩種

，他是屬於高貴的那一種，而祇是「命運不佳」！他好像記得有那麼一個時期，兩三毛錢能吃頓很適口的飽飯，幾分錢能喝壺極好的香片茶，然而那是多麼快呀，一恍兒似的不知怎麼就過去了！

時代的變遷，使得生活的分量一天比一天的積重起來。物價增高一直超過了卜爾多的想像之外，這使他由于生活的恐懼，漸漸感到了自身支持力的薄弱。

『他媽的，什麼年頭！』恨年頭，這本是一個含混的恨，如：錢賤，東西貴，人心不公，自己沒有出路……等等。可是，每當這句一出口，老妻子在旁必有一套還言：『儘管什麼年頭不年頭，屁股力沒有，一天到晚坐在家裏怨年頭；人人全像您這不都餓死！』

『除懂得什麼！』卜爾多未免要把厭膩的眼光瞪她一眼。『失業能怨我麼！』他心裏想，可是他沒說。

『我懂得什麼？』卜爾多的老婆自以為比丈夫高明的多。在她的腦筋裏，讀過書識了字即是有學問；在家裏的時候，書也讀了不少，字也認了很多，那當然自己便是個有學問的女子。既已有了學問，自會通情達理不弱于人。雖然，即使有時也能自覺淺薄，可是「奧理是專門家研究的」她會那樣去想。她認為自己所知的已滿够自身的應用了，適可而止，再說根本也沒有想做教授或部長的頭，用不着多費那個勁，瞎扯！可是，丈夫失業了，他除去想要丈夫看家，自己出去作事以外，也是一點沒有別的法子。自己出去作事，在離平日的想像中，那是決有十五成的把握的，保管「馬到成功」；可是想像已發發乎將成事實了，她的十五成的把握立刻打了對折；及至事實已經實現了，她除去落淚只有咒怨，而所怨者却完全是旁人。

卜爾多對於自己的老婆——深刻一些說——根本也沒把她在眼裏。



# 年廿遇蒼生

老年人到了風燭殘年，猶之乎季候轉變到冬令，一切一切，都呈現了衰老的景象，自然，已是接近了死神與天堂，可是衰邁的爲人都是願意長壽延年的，這長壽延年的妙策就只有服用「若素」，因爲「若素」是唯一的補品，藥性平和，不熱不燥，服用以後，不只精神矍鑠，且可防禦百病侵襲，行將就木的老同胞們，請您珍重身體，請您不要忽略「若素」給您的幸福與健康。

若素中瓶一元六角  
各藥房均有代售

若素製藥公司

北京：東城新開路  
濟南：緯三路97號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警字第一八八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十四日

吾友

訂閱：每月九期  
半年五十四期

一元七角  
九元七角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收。）

# 胃腸營養 若素

